

书摘

书论

《中国金》

桑迪·莱登 著

【本书推荐】▷▷

第一部关于美国加州蒙特里湾区中国人的研究巨著，追溯了一整部华人移民历史——从19世纪50年代初第一批渔民的到达，一直到当代社会领军人物所做的杰出贡献。中国人在湾区的渔业、农业、铁路和商业发展上所担当的角色是如此重要，因此桑迪·莱登热情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形象展现华人在美国现代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精彩摘要】▷▷

拓荒者这个词在人们脑中唤起的形象，往往是一队身着灰黄色皮裤和方格条纹布上衣的人，赶着几辆落满尘土的大蓬马车，在山岭间颠簸而去，在平原上摇晃而至……

但这个描述不能概全。很多加利福尼亚的拓荒者却是经水路从夏威夷和香港而来，他们既不穿皮裤，也不披花格上衣。因此，加利福尼亚拓荒者的形象理应括入那些身着棉布，扎着长辫的中国人，站在蒙特里市附近的海滩上，翘首东望……

加利福尼亚一直被说成是大陆的外缘，最后的边境和土地的终点。然而所有这些标签无非都是基于欧洲是世界中心的怪论。加州有着很多欧洲移民，他们沿着陈规老套，要么从欧洲陆路而来，要么从东北部的英格兰地区辗转而来。他们赶着大蓬马车，跨越了中西部大平原，穿过了落基山脉和内华达的锯齿山岭，一批又一批，气喘吁吁地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海岸。我们的历史书宝典中充满了描写这股由东向西的拓荒淘金潮的口号——向西，向西！跨过西经100度！上帝赋予了美国扩张的天命！但以上这些词没有一个适用于来自中国的移民的。想要真正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史，甚至是加利福尼亚历史，我们需要把视角从英格兰的格林威治线挪位到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的上空。

如果我们以新的角度来审视，北美大陆的西海岸便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加利福尼亚乃是太平洋大海盆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和中国、日本共享一水，比邻而居。在加利福尼亚的历史中，亚洲人的存在始终被列为异类，需要做特别的注解。对于亚洲移民者来说，加利福尼亚不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这片向东宽广延伸的新大陆的最捷近的海岸。如果我们站在夏威夷的上空来评论，倒是欧洲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存在显得有点奇怪，甚至是荒唐了。

加利福尼亚其实离中国并不遥远，只是大海的惊涛骇浪拉长了它的距离。环太平洋北部作顺时针方向涌流的是一股冷酷无情的寒潮。日本人给它起名字是“黑潮”；而早期的中国文献称之为“危路”。无论是日文还是中文的名字都昭示着这股寒潮的单向危险性。中国的史书上记载着多次的出海远征——踏入危路，有去无回。

历史上有关古代中国与加利福尼亚沿岸联系的最有力证据可以在扶桑国的传奇中找到。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的佛教和尚从海外归来。他细述了他对这片叫扶桑国的土地的造访。慧深对于这片隔海与中国相望的远东外邦的描述，在当时的人听了是新奇和怪诞的。于是，一场关于扶桑国的争论在汉学家中掀起：真有扶桑国吗？它到底在哪里？……尽管对于扶桑国的神秘定位无法确立，可即使是治学十分严谨的著名英国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认同有关史实的存在。他写道：大量的证据显示，在公元7世纪到16世纪之间，也就是贯穿着哥伦布到达美洲前的一个长长的历史时期中，亚洲人对于美洲大陆各国的探访已经存在了。

【作者简介】▷▷

桑迪·莱登，加利福尼亚州阿普托斯卡布里洛学院的历史教授。是美华公民联盟和美日公民同盟的奖项获得者，他致力继续阐明隐藏在加利福尼亚历史脉络中的故事。其著作包括：《蒙特里湾区的日本人：一部简史》、《海岸红杉木：一部自然和文化的历史》、《唐人街的梦想：乔治·李的生平和摄影艺术》



▲《中国金》▲
花城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

征稿启事

读者朋友们，本报热读·连载版现已推出“我在读什么”新专栏，最近你在读什么，有哪些收获，它为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请你记录下来，与读者们分享！文章字数千字左右，文笔流畅，有个人见解。请发送至邮箱，留下个人信息。

《花街往事》

路内 著

与时代跳贴面舞

据说乐观和悲观主义者的区别是：乐观主义者总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而悲观主义者总是对的。阅读《花街往事》时，古怪的乐观与悲观情绪交织出现在这本小说内，它所描绘的上个世纪70至90年代的往事令人费解，也让我困惑于作者路内属于哪种人。

这本小说描写的事情发生在蔷薇街，又称花街，地处中国南方某座小城。自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开始，两派红卫兵誓死夺地，这条街道安无宁日。主角顾小山出生于文革末梢，天生残疾，是个歪头。他家住花街，没能目睹流血场面，其父顾大宏却逢乱世，与邻居屠户亲历战场。这是前话，待顾小山出生，喧嚣暂断，但时光不止。故事从蔷薇街的血战往事开场，杀戮中顾大宏娶妻生子，迎来了歪头顾小山。

待顾小山童年时，花街已与中国任何一条街道无甚差别。他的妈妈在车祸中丧生，顾大宏成为鳏夫，并从国营照相馆辞职，趁着80年代末的下海热潮开了一间照相馆。他是花街上最风骚的男人，长相英俊又会跳舞，在严打的恐惧下毅然成为本城舞王。他当年的战友屠户手持杀猪刀，站在案板后目睹改革哄然而来，国营肉铺的职员风光不再，已不是决定他人饭桌上猪肉的上帝。

残疾无疑悲惨，但也分种类。盲人和瘸子只能给人凄凉，歪头却略带喜剧效果。有人说过，懂得文学技巧的人都知道三个视角取巧：“动物、儿童、怪物”，“歪头顾小山不仅是儿童，还是怪物。他略带喜剧的残疾让他仰头注目：他伴随着花街上第一次出现的牛奶和电视机长大，他的生活注定有些奇怪，身边的父亲、姐姐、邻居和亲人的遭遇构成了花街的故事。

《花街往事》并非单线叙事的小小说，顾小山虽是主角，但故事讲的是这条街道上许多人的遭遇。时间转至90年代，顾小山的姨夫在文革中因枪击而变得痴傻，姨妈为分公房指使姨夫到厂长办公室捅炮；姐姐正读大学，随着火车挤进北京又黯然返乡；父亲的照相馆生意惨淡，一心泡妞跳舞。

这时的花街像是一个取景框，将中国的进程收入微缩的底片之内。历史固然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但它的时代感却是微观的，花街上的每个人都在自己庸碌的生活内，却不知已被时代裹挟。任何黑暗的年代都管不住人微小的快乐，顾小山和花街上的人都明白此道理，却又无力地被时代固定成某种样子。

这本小说叙事流畅，文字在众人的故事里狂飙，突然停顿时流露的诗意让人骇然。路内无疑是幽默的，他选择了歪头作为主角，并将诸位的生活讲得好笑又好看。他的时代感是好的，自知从历史中来，并将宏观的历史融入个人微观的体验。他有种非智性的智慧，敢于嘲笑生活，又对时代有种灵敏的感受力，明白何种琐事值得书写。这种能力在《花街往事》中格外明显，也让这本小说非常好读并让人难忘。

上个世纪的中国不仅盛产悲剧，还盛产小说。《花街往事》当然是时代的产物，它却不止于悲怆，而是用个人的幽默和困惑注视着中国。时间不会停驻，当顾小山长大后，花街的故事仍未落幕。父亲已至中年，从骚唧唧的舞王沦落成小城落寞的摄影师，大呼一声：“老子结婚去”，娶了暧昧十多年的破鞋；姐姐的暗恋者因做生意被骗子砍人晃荡入狱，她大学毕业回到花街做了邮递员；顾小山反正怂包，从小学一路被人欺负进了技校，喜欢上了一个惨兮兮的姑娘，学习成绩不佳，父亲赌博入狱，只能在台球桌上赢钱生活。这些人仍然住在花街，不知故事快要落幕。故事会有结尾，而花街没有。它在中国的版图里和时代的快车一并驶入新世纪。他们离开历史，仍旧困在新生活里，快车不会进站，载着他们进入现在。

在路内的世界里，生活仍然带着幽默和悲怆，混合着时代的旋律滚滚向前，这就是我说为何困惑他乐观还是悲观——对，他是乐观主义者，但又总是对的。

【作者简介】▷▷

路内，1973年生于苏州，现居上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云中》。



▲《花街往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主人公侯海洋在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因客观因素被分配到偏僻的新乡镇当起了乡村教师，并在工作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面对领导刁难而错失良机，被恶霸欺凌，意外中收获爱情。让他渐渐体会到社会基层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本书带领读者走进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录像室小团体

村小教师生活比中心校教师更加单调，更加孤独寂寞。每个星期的政治学习实际上是一种聚会，一醉方休是一种快活。此时他们聚在教师小院，人多胆壮，就跟着起哄，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打完篮球，侯海洋擦亮了身体，准备下面时，这时才发现挂面只剩下一个空纸袋。他拿了几块钱，穿过操场，出了学校，准备到镇买挂面。

走到镇口，就听见了一阵吵闹声。吵闹声来自镇边上的豆花馆子，四个在新乡场很有名气的混混正在围殴赵海、赵良勇、李酸酸和几位村小教师。论人数，老师占优，可是论武力值，这些混混长期打架斗殴，很是凶悍。赵海脸上挂花，鼻血被打了出来，赵良勇被两个混混按在了地上，李酸酸和其他几位老师在与一位脸上有条刀口子的光头汉子理论。光头汉子是新乡场一霸，叫刘老七，进过劳改队，在周边的几个场镇算是一个人物。

侯海洋透过人群缝里见赵良勇被人按在地上狠揍，他热血上涌，分开围观的人群，冲了进去。刘老七原本不想动手，他如旁观者一般，让手下兄弟们揍人，没有料到突然冲出来一个愣头青。他扔下了几位说理的老师，右手摸出一把尺把长的尖刀，朝着侯海洋冲了过去。

侯海洋顺手拎起倒在地上的木凳。场镇的木凳都是实木做成，分量很重，他见刘老七凶狠，抡起木凳就砸了过去。

刘老七是老江湖，身上有股狠劲，侯海洋天生不服输，更有股初生牛犊的蛮劲，两人刚一见面，就互相见了血。

刘老七根本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敢拼命，眼见着木凳带着风声迎面而至，赶紧朝旁边躲闪，木凳带着风声，重重地砸在了肩膀上。他为了闪避木凳，手中的刀偏了方向，捅伤了侯海洋的手臂。

侯海洋知道若是在关键时刻软弱，肯定要吃大亏，他举着木凳，朝着刘老七的光头又砸了过去。

木凳是长兵器，能有效克制尖刀，刘老七向后退了半步，这才避开木凳。

侯海洋抡起木凳，再次冲上来。刘老七又往后跑了几步，再骂。侯海洋又追上去，用板凳砸中刘老七的手臂，刘老七被板凳的威势所迫，不断后退。两人一进一退，很快就打通了一条街。这时，其他教师和混混都成了看客，目瞪口呆地看着侯海洋提着凳子狂追刘老七。

刘老七跑到刘清德餐馆时，派出所所长与刘清德带着酒意，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朱所长的绰号叫朱操蛋，办事不依常规出牌。他急着和刘清德去打牌，不想为这点小事浪费时间。骂了几句，刘老七趁机溜了。

侯海洋和赵良勇、赵海三人在卫生院简单包扎以后，回到教师小院。在小院里，教师们搬了两张桌子，上面摆了胡豆、花生以及从馆子里带回来的热菜，桌上还放了两瓶酒。

赵良勇对着围在一起的老师们道：“刘老七那一伙人经常来骚扰学校，不仅骚扰学生，还欺负老师。学校当局软弱无力，镇政府和派出所不作为。今天居然敢来欺负秦老师，是不可忍。侯老师敢和刘老七对打，是条汉子，敬小侯老师一杯。”

小秦老师也是中师毕业，她是侯海洋的师姐，分到距离新乡学校不远的村小。她是本村人，平时住在父母家里，并不住在村小。这一次和大家一起吃饭，刘老七过来先说些流话，还动手动脚。她眼泪汪汪地端着酒杯向侯海洋敬酒。

侯海洋没有推辞，端着酒，仰着脖子，一饮而尽。众老师不停地向侯海洋敬酒，侯海洋来者不拒，十分豪爽，终于醉了。

早上起床，侯海洋突然翻身而起，他突然间想起，在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小秦老师给自己说了一句话：“县里有一位干部在追求吕明。”在屋里愣怔了一会儿，他疑惑地想：“秦老师怎么知道我的事，我是不是听错了？”在巴山有句俗话，叫酒醉心明白，想来想去，侯海洋确定秦老师说过这句话。

小院里，昨夜的狼藉已经被清除，恢复了原来特有的平静和淡淡的慵懒。

侯海洋昨天顾着打架，应该买的面条还没有买。他正走上石梯子，被赵良勇喊住了。赵良勇道：“等会儿一起吃饭。”又压低了声音道：“有好东西，等会儿我们去看录像。”

“什么录像？”侯海洋很好奇。

“香港片子，周润发的《英雄本色》第三集，从县里弄来的。”

侯海洋基层风云

■ 小桥老树